



I 712.4  
166

冯亦代 郑之岱 编译

# 当代 美国获奖小说选

中国文联出版社

**当代美国获奖小说选**

冯亦代 郑之岱编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南京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217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6,840册

书号：10355·834 定价：1.95元

## 目 录

- 似水流年 (获 1985 年欧·亨利小说奖)  
.....乔·卡·欧茨 ( 1)
- 逆来顺受 (获 1985 年欧·亨利小说奖)  
.....葛洛丽亚·诺立斯 (28)
- 热冰 (获 1985 年欧·亨利小说奖)  
.....司徒华·达比克 (54)
- 极乐鸟 (获 1984 年欧·亨利小说奖)  
.....伊丽莎白·泰兰 (95)
- 无望的历程 (获 1984 年美国最佳小说奖)  
.....玛利·霍德 ( 116)
- 伐木工人 (获 1983 年欧·亨利小说奖)  
.....威·德·惠彻莱尔 ( 141)
- 星光 (获 1983 年美国最佳小说奖)  
.....玛琳·塞尔姆 ( 161)
- 热恋 (获 1982 年欧·亨利小说奖)  
.....米歇尔·麦隆尼 ( 181)

大围巾 (获 1981 年美国最佳小说奖)	
.....辛茜娅·奥齐克 ( 195)	
老林故事 (获 1980 年美国最佳小说奖)	
.....彼得·泰勒 ( 203)	
最后的礼节 (获 1978 年欧·亨利小说奖)	
.....艾拉·勒芙兰 ( 262)	
黑人与白人 (获 1971 年美国最佳小说奖)	
.....霍尔·班纳特 ( 297)	
教堂之城 (获 1973 年美国最佳小说奖)	
.....唐纳德·巴塞尔姆 ( 318)	
母女三代 (获 1979 年美国小报刊作品奖)	
.....克里丝蒂·修德 ( 326)	
编译后记.....冯亦代 ( 344)	

# 似水流年

乔·卡·欧茨

乔·卡·欧茨是位高产女作家，二十年来出版了大量的长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素以“心理现实主义”著称，善写美国中产阶级里怪僻无望，感情破产的人物。最新著作有《最后的日子》(1984)，《转换点》(1985)等长篇小说。现任普林士登大学文学教授，兼编《安大略评论》刊。欧茨惯于写高度紧张或带有恐怖感的小说，在美国作家中自成一格，这篇小说则一改她过去的风格，用轻淡的笔调，写男女之间不即不离、支离破碎的共同生活，反映了美国近来男女关系的转变。本文译自《1985年欧·亨利获奖短篇小说选》。

乔伊今年已芳龄二十六，可是还没有怀过孩子，她正盼着有朝一日碰上和她心爱的人生下个娃娃才好。这样的心愿在她看来应该能够证明她对情人的一片赤诚。因此他们二人应该立即结婚。虽然她对上帝失去信仰大概已有十三个年头，她估计在她这种特殊情况下求个孩子，可以说是一种十分自然和健康的征象，实际上却又属于超自然的倾向。这桩私下的心事她一直不敢向她的情人克里斯朵夫透露，可她又猜测到也许他早已谅解而且默认了——因为他似乎已发展了一种奇妙的心术，能在她启齿之前便说出她心上想诉述的一切。他经常半开玩笑地点穿她心中的一思一念，即使在人前他也敢于把它公开出来。

克里斯朵夫是位剧作家，他说自己的脑海里终日盘桓着各种台词；许多飘然无主的对话和喁喁传来的语音。很可能对他来说这是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因此他能在乔伊的思绪尚未完全变成语言之前，替她说出口来。而且他认为自己一直是非常爱她的，一旦乔伊替他生下一男半女他肯定会和她就此结婚。可惜她这种碰巧怀孕的想法只能说是突出在乔伊的一己想象之中，因为此事还缺少某种应有的福气。她记起来，所谓“福气”是一位年长的天主教小说家，也是她母亲的一

个女友告诉她的。那时她才十二岁，小说家曾经对她说，这种“福气”是上帝显灵的直接作为，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人要求得这种福气是不能自主的。”当时这位长者说了这话使乔伊幼小的心灵十分害怕，她焦急地只想逃避这种福气。“这完全是上帝的恩赐，再虔诚不过的祈祷也保不定能求得。”）看来除却乔伊父母亲友的小圈子，此外无人知晓这位天主教小说家，因此随着年华的流逝，乔伊不再提起此人的事迹。她压根儿未向克里斯朵夫谈起过那位小说家的名字，现在想起来只怕自己也对这一名字记不确切了。

\* \* \*

那是十二月一个阴沉多风的夜晚，也就是第一次降雪后的次日，克里斯朵夫和乔伊在新泽西北部郊区的公路上发现一对快饿死的小猫，于是把它们带到磨坊街朋友家香格尔的屋子里。（香格尔夫妇到意大利旅行去了，让克里斯朵夫和乔伊替他们看家。他们是这对情人在去年一月里新结识的朋友，也是他们俩第三次借住友人的家）。他俩正从纽约市回来，在圣马克广场附近一所没有取暖设备的工作室里试演了克里斯朵夫的新剧本，戏演得颇为令人失望，此时剧作家的脑海里思绪纷纭，没有来得及顾到遗弃在公路上的野猫，只有乔伊见到了才大惊小怪地叫他把车停下来。这时已近午夜一点钟，克里斯朵夫整整开了两小时的汽车，没有歇过一次，他也说不清是由于夜间行车的疲惫所致或是自己的新作品被人乱删乱改所造成的感情创伤——剧本被糟蹋得如此出奇，简直认不出他自己的手笔了。事实上，他正面临一场激



荡心胸的狂热，即使回家上了床躺在熟睡的乔伊身旁，他也会兴奋得合不上眼。（在乔伊这方面，越是疲乏就能越快入睡。这种入睡的本领对克里斯朵夫来说已经是辽远过去的童稚习性，现在早已无法挽回。但他并不反对乔伊能够保持这一特长。）

克里斯朵夫只感到一阵昏晕，近乎恍惚入迷的神态，这都是长途驾驶车子的后果。这时冷不防被乔伊一把扯住手臂叫他停车，他赶忙急刹车，来不及问情由……撞倒什么动物了吗？一头麋鹿？究竟撞了什么？三十二年来绝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城市中，他对越野生活还不很适应。每值黄昏接近之际，他早已陷入满眼幽灵和白尾小鹿在路上乱窜的幻象中，它们随时会向他车上的挡风玻璃扑过来。（有人这样警告过他：“十之九等你看清是头鹿呀，那就已躲之不及了。”）虽说他曾见过不少倒在公路边上的小鹿——有些即使死了还是那样出奇的美丽，叫人看了都难以相信它们已受了重伤——他自身倒没有出过什么车祸，连一次险事也没有遭遇过。

乔伊把一对小猫抱进车内，不断喊道：瞧这些可怜的小东西，都快饿坏了，它们被人抛弃在路上，准是有人忍心丢下它们，有人把它们摔在这儿等死；克里斯朵夫听了这阵泣诉，不免动了同情之心。两只猫看来最多才一个礼拜大小，不住咪咪哀叫，显然是饿慌了，可是出世不久自然不知道害怕陌生人。浑身白毛加上灰色斑点，短短的绒毛，哀伤的脸，四只眼睛泪汪汪，没长成的短粗尾巴十分逗人；人们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他们该是多么残酷！乔伊不断自

言自语，其中一只比较活泼的小猫直抓着她的胳膊往上爬，大声哀叫，显然在找寻母乳充饥。人怎能有如此铁石般的心肠！乔伊越说越激动。

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办法呢，他俩只得把小猫带回家去饲养起来。香格尔夫妇本来有只老猫，一头肥胖的暹罗猫，可是在克里斯朵夫和乔伊迁入新居不到几星期，这个可怜的老东西就死去了。老猫之死引起过乔伊的许多不快，虽然香格尔夫妇事前早就提醒过他俩：此猫不会久留人间，它已活了二十一年，可能等不到香格尔夫妇从意大利回来，但它活得真够长的，看它日益暴躁的脾气，大概已活得不耐烦了。

“如果它忽然死去，我们该怎么办呢？”克里斯朵夫问过他们。他自己从来没有饲养过什么奇兽珍禽，对养猫更是一无所知，只听说过暹罗种是绝顶聪明的动物。

“在林子里随便找块地方埋上吧，”香格尔先生对他们说。

\*                     \*                     \*

过去的十到十二年中，克里斯朵夫曾和不少年轻妇女打过交道，可他从来没有钟情过任何一人比他爱乔伊更诚挚。她的身材高矮与他相仿，后臀瘦削，面貌娟好而略显忧郁，有时候沉入久久的缄默之中，不言不语，一头栗色的卷曲秀发衬托着苍白的脸蛋。尽管皮肤上多雀斑，有时双眉倒竖象把利剑，她仍不失是个有魅力的女人：克里斯朵夫每次想起她，总感到有一点什么美中不足之处，尽管她俨然是位婷婷玉立的美人儿。她说起话来，温存含糊，常爱拖长语音，最

863270

后把尾声没入沉静中。她的双眸总闪耀着一种幽灵般的黯淡神色，似乎恍恍惚惚无处定神。

“你到底爱我吗？”在他俩同居初期克里斯朵夫常四处追着她问，跟着她出入一些不属于他俩的生疏住处，他只怕有一天，她会一声不响地隐身不见了。“你真的爱我吗？”他不断地追问，乔伊只能呆呆地凝视着他，十分迷惑，生怕给了他一个不合他意的答复。有时候她被逼得紧了，只能躲开他，回答道：

“我真希望你别那样盯住我。我不喜欢别人用那种眼光，一个劲儿瞅着。”

克里斯朵夫现在已记不清楚，和他打过交道的几个女人当时处在什么情况之中，他只知道当时他认为自己很爱她们，但是过后他又确实欺骗了自己。想到自己在感情上受骗，他就大为恼火，可是这又是事实。他的想象力天生是既浪漫又容易受激动的。

他看到乔伊紧抱着两只小猫，一个劲儿怜悯它们，回家以后跪在厨房里用碟子装上牛奶，亲自喂它们吃，一面还流着热泪，他忽然感到自己太不理解她的内心了。他一向担忧乔伊在感情上过于暧昧含糊，不仅不太集中而且有些肤浅，看来自己爱她胜于她爱他——他无法理解她对这些可怜的小动物居然如此情深。要是它们活不到天亮又怎么样呢？如果事实上它们正濒临死亡又怎么样呢？

“乔伊，你干吗哭泣起来？”克里斯朵夫不安地问她。看到她连头也不抬，他再一次大声追问她，他俯身向着她和那

两只小猫，身上的皮茄克衫和高统靴也顾不及脱下，手上还戴着手套。

\* \* \*

乔伊打有记忆能力起常对新奇的遭遇会情不自禁激动起来。当她还只九岁的时候，她在祖母家不管大人的警告，四处乱奔，偶然穿过一道拱形的门廊似乎踏上一张阳光灿烂的地毯——这一突然的接触是如此耀眼，对她的刺激特别深刻——就这么一件事，她就昏厥过去，醒来时只觉得有人把她从地板上抱起来。她的父母吓得手足无措，但是祖母却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家的女人就爱昏倒。”从此以后，乔伊不再害怕当众昏厥了。

那一次乔伊住进克里斯朵夫的临时住所，一间造在雷立顿河上的石基泥灰小楼——屋主人拉铁吉尔教授是研究亚洲问题的，这时全家出外旅行去了——她一个人在厨房里打鸡蛋，破壳时突然发现其中一只蛋黄布满了血丝，她吓得大声喊叫克里斯朵夫过来看。

“这是一只胚胎黄，”她说着手捂上眼睛，抽抽搭搭象个孩子似的，“它是有生命的东西——我不是存心要杀害它——。”

克里斯朵夫十分吃惊，乔伊居然会为这样的事情激动，他随手把那只讨人厌的蛋黄给扔了——事实上，他把一整碗的鸡蛋都倒掉——然后拉着乔伊坐在昏暗的起居室里差不多一个小时，拥抱着她，安慰她说自己是多么的爱她。可是乔伊絮絮不绝说她并不想杀害小生命；克里斯朵夫则再三

重复说她并没有杀死什么东西，据他所知道的就是这么回事，她为什么不能就此把它忘了呢？乔伊把脸贴在他的脖子上，浑身直哆嗦。她幸而没有昏厥过去。

在小猫进家宅之前不久，乔伊倒是昏厥过一次，这是在纽华克一批朋友举行的有些狂暴和喧闹过分的晚会上。席间大家乱扯一通，有人谈到开膛移植人工心脏的外科手术，乔伊听了顿时脸上失色，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想退席，不料重重地倒在旁边一张玻璃桌面上。事后，克里斯朵夫驱车回家，途中紧紧握住乔伊的一只手。她似乎有些醉意但又感到难以表达的轻快，好象她逃过了一件险些儿成灾的大祸。她对克里斯朵夫说：“你永远不会和一个打碎桌面的女人结婚吧？”

当时两人感到十分有趣而放声大笑，他们一路越想越好笑，竟至笑个不停直到家门口。第二天清晨醒来，乔伊依旧笑意不绝，可是想不起来大笑的原因。她躺着瞎想——难道大笑非要有原因不可？你不是在热恋中，世界看来美好无比吗？

\* \* \*

乔伊和克里斯朵夫双双坐在床上玩儿起猫来，很想替它们起个名字。想想这事有多美妙，才不过几小时的功夫就把两只快饿死的小猫救活过来。现在瞧它们的肚子，一个个溜溜滚圆，鼓鼓的都快胀裂了。它们那茶色的瞳孔中央眯成一条缝，不时闪亮流露一种无邪的目光。根据克里斯朵夫的观察，二者较瘦小的必是雌猫，那另一只倒象是头雄猫，摆出一副无畏无惧颇想一闯天下的姿势。两只猫全身都象白纸上

乱泼墨似的斑斑点点，在头顶和两侧特别带点铁灰色茸毛，深灰色的短尾巴上却留着白色的顶端。这种图纹自然而然形成一副小丑的逗人脸相——在这对小东西身上不仅显得不太匀称，简直有些杂乱无章——克里斯朵夫愈看愈觉得有些畸形，头大尾短和它们的整个身子毫不相衬。可是乔伊却越看越感到美得出奇，并无畸形之处；总的说来，两只小猫出生左不过几天功夫。

叫它们海洛伊和阿贝勒吧？<sup>①</sup>或者命名阴和阳，要不然就取名哈姆莱特和奥菲利亚<sup>②</sup>。希思克利夫<sup>③</sup>的情人叫什么名字？凯蒂吗？凯基琳吧？也可以叫它们约翰·汤默斯和琪恩贵夫人。最后听了克里斯朵夫建议干脆叫它们青薄荷和生姜片，乔伊气得发火了。她低声责怪道：“你对什么都不认真严肃！”

摸不着头绪的克里斯朵夫这时大为吃惊，他们二人中，难道不是他才对一切事物太认真了吗？

\*                     \*                     \*

他们把一对小猫送到磨坊街兽医那里去检查，发现它们全是雄猫，于是命名希思克利夫和罗切斯特<sup>④</sup>。很长一个时

---

① 阿贝勒（1079—1142）为法国著名神学家，青年时在巴黎神学院进修，却爱上了圣母院主持人的侄女海洛伊，私生一子，后碍于清规受阉割之罚，终身入圣但尼修道院，海洛伊则出家成为修女。两人死后于1817年始合葬于巴黎公墓。

② 莎翁悲剧的男女主角。

③ 艾米利·勃朗蒂著名哀情故事《呼啸山庄》的主角。

④ 夏洛蒂·勃朗蒂小说《简爱》的主角。

期后才显出来，罗切斯特成长得比希思克利夫健壮得多，因此不难区别它们谁是谁了。那时克里斯朵夫和乔伊也已搬出香格尔夫妇的寓所，仅以一百美元的象征房费租得一间艺术工作室，原是离开普林士登北部仅仅几英里远的一座马车库。克里斯朵夫的剧本经过五次修改后，准备由纽约市一家休斯顿保留剧目剧团演出——也可说是人家这么许诺他的。

乔伊则开始学习编织流苏花边和陶瓷设计。另外还学些现代舞蹈表演和戏剧表演。她爱法语会话，她的确善于模仿，而各种语言对她来说一学就象。她又参加一项十周速成电脑程序班，可是上了几次课以后又退学了，她换了一种六周速成地产技术班，但是很快就放弃了，因为她发觉自己的天性不适合这种粗俗而一心只想赚大钱的学问，以及和别人拚命竞争的行当。

这些课程大都设在迈尔赛地区大学里，她正巧在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份工作。后来她又找到西部电气公司一项工资较高的招待员工作，在公司里她以美貌出众和擅长打扮见胜，尤其是她那股和颜悦色的姿态获得称赞。无论内心有时感到多么紧张或焦急，她决不表露在外，她的脸部永远象一副化妆精致的面具，她的声调总能保持娇嫩。她已学会能使用一种“电话员”的答话腔调。

流年似水，乔伊思忖着。那些季节呀！

有时候她想到自己日夜盼望给她心爱的人怀个孩子，等待了这么长久；他们只管生活在一起，不怕老去吗？可是真正的感情生活还未开始似的。而且，许多新的问题却逐渐产

生。譬方：克里斯朵夫日益担忧他的创作，竟至冷淡了和她的性生活。而她呢，日益消瘦，体重不知不觉地减轻许多，经期混乱旷日萎靡，她怀疑自己是否有暂时不育和凋谢的倾向？——“不育”一词经常趁她日子清闲时向她无情袭来。

乔伊有时一闭上眼，好象九岁那年的情景又浮上脑际：她在祖母的回廊里疾奔，从前面的门厅直奔入地板上打着蜡的古旧餐厅里，不知怎么一来只见人们把她从地上抱起来，凝视着她的脸。但是那个小女孩的脸就是自己吗？而凝视她的几张脸——都是家人吗？他们现在都依旧如故？

有一天克里斯朵夫细察她的脸色后问她说：“你为什么老想着这种烦人的念头？——你就无法抑制自己吗？”乔伊舒展了额上的皱纹，寻思自己并没有把心思说出口呀。他接着说：“只要你相信我。”他把脸埋在她的秀发里，“请允许我来驱散你脑海里的乌云愁绪吧。”

他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使她透不过气来。她怕自己的肋骨也快压断了，这当然是不会的。

\* \* \*

那个阴沉的星期六，雄猫希思克利夫和罗切斯特被送到兽医诊所去注射犬热防疫针，而且做一次阉割手术。它们都给施行了局部麻醉，全部手术既无痛又不影响它们的活动，回家后不到几小时两头雄猫便满屋子乱跑乱滚起来，喂它们什么都狼吞虎咽。

家里养狗猫给人新的情趣——特别是天性驯良而不求纯种的健康小动物。克里斯朵夫和乔伊二人都喜欢在朋友面前



夸奖他们的一对猫，闲来无事乔伊总能从口袋里掏出一些过期失效的猫食购买券，而克里斯朵夫则在裤腿上捡去不少的白毛。过了一年，两头雄猫各自形成了不同的习性和仪态，还自有一套惹人喜欢的绝招。例如罗切斯特贪食无厌，只要一见克里斯朵夫或是乔伊走近冰箱，它就急忙跑过来装出一副可怜的乞食相，不住呜咽着用脑袋擦主人的腿。希思克利夫则喜欢人们爱抚它，近来变得十分多情——见到主人在工作它便跳上写字台，拱背猫腰大声哼哼，用爪子在克里斯朵夫的衣袖上轻轻做出按摩的动作。有时为了报答男主人无意中对它的爱抚，竟大胆地在稿纸上流起口水来。

“看在基督的面上，”克里斯朵夫见了大喊道，“你还没有断奶吗？”

有次乔伊得了久久难愈的流感，罗切斯特一直躺在她床上作伴，睡眠沉沉几小时都不起身。而希思克利夫则喜欢在起居室的沙发上蹒跚在她身旁。(这一阶段，男女主人在普林士登大学里向一位历史教授分租了一座小房子。乔伊为自己设计了一套雄心勃勃的读书计划，基本是利用教授的庞大藏书，把冬季绝大部分时间化在大本书籍上，包括《南方旧日的黑人》，《联邦官员和建设工》，《美国奴隶和美国主子》等等)。

\* \* \*

克里斯朵夫的剧本已送到经过选择的热心剧评家那里去了，那家小小的剧院多半夜场是满座的；可惜此剧的演出期限只有三星期，要想到外地去上演似乎很难实现。可是克里